



呼兰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 张金库已不能自理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莫志奎、张金库，因在呼兰监狱遭严重迫害，现已被送监狱医院关押。尤其是张金库的情况令人担忧，目前他已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命在旦夕。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黑龙江省依兰县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莫志奎、张金库、孙文福、徐峰、李大朋五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后，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九日被转押到呼兰监狱继续关押迫害。其中张金库、莫志奎在呼兰监狱被迫害严重，两人已被转到呼兰监狱医院。

莫志奎的腿被迫害致不好使。张金库更是被迫害成肺结核，身体极度虚弱、不能进食、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命在旦夕。张金库的家属心急如焚，担心张金库的安危，三次去呼兰监狱要求见人，呼兰监狱让张金库答应“配合治疗”和“不给监狱找麻烦”才可以让家属接见，并要求张金库“转化”，遭到拒绝后，三次都不让家属探视。

十月二十一日，张金库的家属再次去监狱要求见人，在监狱，张金库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架到接见室，张金库浑身哆嗦，用微弱的声音说：“有个穿白大褂的人打我。”话音刚落，一姓王的科长就让那两个架他的人强行把他拖走了。这情景更是让家人担心，不知监狱把张金库强行拖走后，张金库面临的是不是？不让张金库说话到底在隐瞒什么？张金库在呼兰监狱医院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

十一月六日，张金库的家属到呼兰监狱副监狱长室，说明张金库的情况：“被依兰县公安局刑讯逼供致使突发双肺继发性肺结核，抢救八天后送到佳木斯监狱集训，张金库在佳木斯监狱遭到野蛮灌食。九月二十九日转到呼兰监狱，现在不能进食，不能说话、神志不清、身体极度虚弱，而且监狱里还有人打他，请求紧急营救。”副监狱长说：有病我们会给治，怎么说营救呢。家属说：人现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现在的情况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副监狱长说有情况他可以向反映，家属问副监狱长的姓名，副监狱长及狱警们很心虚的不敢透露。

几分钟后，副监狱长找来了教改科副科长王某接待家属，王某三十五岁，是专门负责“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他问家属对法轮功的看法，家属说：“真、善、忍”是人的普世价值，世界需要他，你我之间也需要。

王某说张金库现在不说话、不配合治疗，对他很不尊重。家属说：因为他没有罪，他不配合是在抗议，是在坚持真理。王某说张金库的情况不符合“保外”的条

件，并否认张金库被打的事，并拿来许多图片给家属看，哄骗家属表示那里犯人吃得好，待遇好。家属要求见人，他说张金库什么都“不配合”、不能见。家属说：我们不知道张金库的生死，你不让见到底在掩盖什么？如果你们真的没打他，就让我们见他当面问问，如果你实在不让见，我们也不为难你，我们到监狱管理局去找。他听后极力的解释，但最后还是没让见。王某还嚣张的说：你们可以找律师来，但是还没有律师涉入监狱的事。

家属从监狱出来后，直接到省监狱管理局，省监狱管理局信访办的人员直接给呼兰监狱张冬梅打了电话说：你们那有个叫张金库的，人家家属都找到省里了，要求接见，说人病的很严重，要求“保外”，还在那挨打了，你们给处理一下吧。然后给了家属一个电话让家属到呼兰监狱去找唐主任。

从二十一日家属接见时，张金库和家属只说了一句“穿白大褂的人打我”就被监狱狱警强行拖走后，家人至今再没见到张金库。家属眼睁睁的看着极度虚弱的张金库被强行拖走，心急如焚。张金库六十多岁的父母知道了儿子的境况后，急得病倒；他的妻子担心得吃不下饭，现在瘦的皮包骨；正上高一的女儿担心父亲的安危，无法用心学习，这一家人在时刻的担心张金库的状况，痛苦不堪。

张金库被依兰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莫志奎被非法判刑十二年。呼吁国内外正义、善良的各界人士伸出援手，用各种方式紧急声援、营救张金库、莫志奎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走近法轮功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法轮大法在中国曾获多项褒奖与赞誉。1998 年 9 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3000 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在呼兰监狱被酷刑折磨 张宝胜自述遭遇

【明慧网】张宝胜，男，五十一岁。是黑龙江省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他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和又正直。谁家有事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由于他的婚礼主持风格既传统又欢快；很受人们的喜爱，于是他这个业余婚礼主持人在当地就传开了。

二零一一年五月，他为朋友的儿子主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四个月后也就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早晨他被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十个月后，他被非法判刑五年，先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队，遭到酷刑折磨，三个月后又被劫持到黑龙江大庆监狱迫害至今。

以下是他自诉遭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六年一场严重的疾病，在多方求医无效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修炼法轮功。几天后我就恢复了健康。可是就在我沉浸在无病一身轻的美好之时，一场邪恶的迫害开始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我因为不放弃信仰屡遭绑架、关押、洗脑、扣发工资、停止工作、非法判刑等迫害。

遭受阿城不法警察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至七月，我被阿城城北派出所片警王云飞绑架，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第一看守所和阿城洗脑班长达七个月，此后我失去了工作达三年之久，工资被单位扣押，每月只发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费。为了讨回我工作的权利，我依法逐级上访，但是阻力很大，最后我去找阿城“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王晓光、吴达、毕淑芬等人，并给当时的市长刘发写信。在我恢复工作前，二零零三年六月---二零零三年十二月，阿城“610”和相关单位勾结预谋再次绑架我，于是我被迫流离失所达半年之久。由于我不停的上访，三年后才得以恢复工作。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早晨七点钟，当时我在哈尔滨市呼兰利民开发区的家中准备去上班，被四个恶警绑架，我极力抗争，他们拼命抓我的胳膊，一个姓宋的恶警用拳头猛击我的小腹，其他三个恶警死死抓我的双手，把我压在草坪上，用手铐铐住

我的双手，我的手腕子都被手铐勒的鲜血淋漓。非法抓捕我的时候正是上班时间，我的同事亲眼目睹了我被迫害的凄惨场面。他们都吓呆了，我对他们说：我遭绑架了，快告诉我们实训中心领导一声吧。就这样没来得及交代一下工作，我就被推上了警车。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阿城法院非法开庭，以我在婚礼上演唱了歌曲《莲花颂》为借口对我进行无理指控；婚礼背景画面上有莲花仙女图。这就是抓我、判我五年徒刑的所谓“证据”！我的家人和同修为我请来了北京的律师。律师从法律、道义与人类良知等多层面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并指出阿城公检法在办案中各种不符合法律程序、违背法律的事实。在场的所有旁听人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呼兰监狱如同人间地狱

十个月后，也就是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结束了在阿城看守所的非法关押迫害，我被送往黑龙江呼兰监狱，送我们的是李姓、韩姓、王姓的三个警察。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队——也可以说是人间地狱。被绑架来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都要遭受各种暴力迫害，警察指使在押犯人殴打法轮功学员，谁打的越狠就给谁减刑。所以这些犯人无所顾忌的迫害法轮功学员。

在呼兰监狱集训队时，我经常遭到一群恶人的威逼、恐吓和毒打。一次，四个在押犯打我。他们是孙祥龙、赵立国、谭晓波，还有一个绰号叫猴子的四个人。他们两次把我打倒在地后，一阵拳打脚踢，连拧带踩，腿骨着地，用力踩，我疼晕了过去。醒来后，非但没停止施暴，反而动用更残忍的酷刑，叫开飞机。就是让人趴在地上，然后把胳膊反立起来推到极限，再用力向前推，不断的加力，人能疼昏过去。这一次酷刑下来，我的右腿肿的象面包，回不了弯，整个右腿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象乌云和彩云那种颜色。别人看了都害怕，左脚拇指指甲整个瘀血，胸部肋骨和肌

肉也被他们打坏了，软肋、腿、胳膊都被他们打伤、扭伤了，疼痛难受，腿伤的瘀血一个多月才基本退去。

我绝食反迫害，恶犯就用拳头狠命的击打我的头和脸部及前胸和后背。我跟狱警说明绝食的理由，恶警让犯人用袜子把我的嘴塞上，不让我说话。

就在我的腿伤、胳膊伤还没痊愈时，全身又长满了疥疮，身上都是血包，奇痒与疼痛无法形容。在这种状况下，还要强迫下车间干缠线、编汽车坐垫等活儿。

住的环境更惨，能睡三个人的床铺挤六个人，每天只能立肩睡觉，晚上上厕所回来时位置就没了。薄薄的被褥特别的潮湿，长期不干。上面爬满了虱子，传播疥毒，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是进来时健康的人，走时一身疥疮，凄惨的不忍回忆。

在呼兰集训队，每天早四点起床，方便、洗漱，时间极短。稍慢了点要挨骂，甚至被打。六点多下车间开始干活，吃早饭、干活，吃午饭、干活，吃晚饭、干活。没有午休时间，到晚上七点半收工。每天在车间十三个小时，非常的劳累。腰疼、腿肿，再加上长疥，每天超负荷的运转，如同在人间地狱一样。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我离开这个邪魔窟，又被投到黑龙江大庆监狱被迫害至今。（文／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张宝胜）

世纪伪案 惊天骗局



CCTV 镜头显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自焚女子刘春玲被当场灭口。

- 1、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
- 2、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